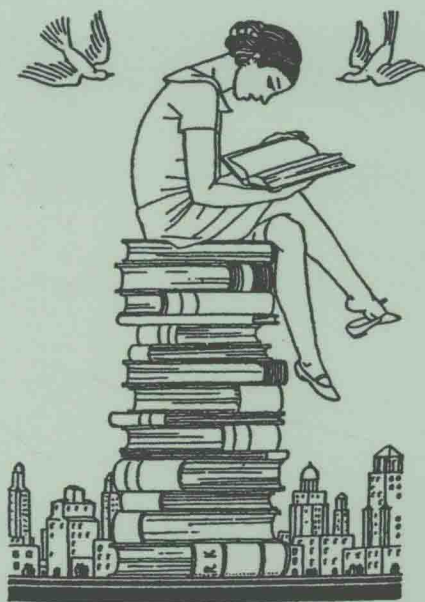




乔治·布兰 的小说诗学研究

法国比较文学

赵静静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乔治·布兰的小说诗学研究

赵静静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乔治·布兰的小说诗学研究 / 赵静静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5155-1840-4

I. ①乔… II. ①赵… III. ①小说研究—法国—20世纪 IV. ①I565.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5944号

本作品一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合法授权,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乔治·布兰的小说诗学研究

作 者	赵静静
责任编辑	刘 晖 李凯丽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1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840-4
定 价	39.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3号 邮编: 100102
发 行 部 (010) 64210030
编 辑 部 (010) 88637126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电话) 18911105819

前 言

乔治·布兰（George Blin，1917—2015）是20世纪法国著名的小说诗学家，1946—1959年担任巴勒大学（Université de Bâle）教授，1959—1965年担任索邦大学（Sorbonne）教授，1965—1988年在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讲授法国现代文学课程，并成为该学院的名誉教授。他曾荣获法国荣誉勋位勋章（Ordre national de la Légion d'honneur）、法国学术界棕榈叶勋章（Ordre des Palmes Académiques）和法国艺术及文学勋章（Ordre des Arts et des Lettres）。

乔治·布兰的研究主要针对两个作家展开，即波德莱尔和司汤达。他的主要作品有《波德莱尔》（1939）、《从某种同意到痛苦》（1944）、《波德莱尔的虐待狂》（1948）、《司汤达和小说问题》

(1953)、《司汤达和人格问题》(1958)和《筛选麦子的女人》(1968)。其中,《筛选麦子的女人》中刊载了乔治·布兰的小说诗学思想。

虽然,乔治·布兰著述不多,也没有系统的理论做支撑,但是他却得到了法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让-伊夫·塔迪埃的积极肯定。后者认为,乔治·布兰以其《司汤达和小说问题》在二战后创立了法国的小说诗学^①。乔治·布兰在该书中不仅分析了司汤达的小说美学,而且还引起了人们对现代小说重大问题的关注,也为战后法国叙述学和陈述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先导。他通过详细的文本分析,将视点和视域技术的先驱——司汤达推到我们的面前。据他发现,信奉感觉相对主义的小说家司汤达放弃了巴尔扎克所奉行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叙述手法,率先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了视点技术。此外,乔治·布兰还注意到司汤达小说中的二元性,即视点现实主义和作者介入。他先于里卡尔杜和“如是”团体,说明小说不仅是“故事的虚构之作,而且也是虚构行为的故事”;“一方面,小说使我们成为人物的同时代人,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成为叙事作者的同时代人,只要他的格调很有个性。”^②此后,乔治·布兰在《司汤达和人格问题》中分析了作家个性的问题,并且找到了司汤达喜欢作为作者介入作品之中的钥匙——自我。如此一来,他将司汤达和其作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本书将重点呈现、分析和评论乔治·布兰关于司汤达的小说诗学观。

司汤达通常被认为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他鞭辟入里,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现实,引起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深度思考和理性分析,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

但是,司汤达的现实主义受到某些学者的质疑,其某些创作手法在某些现实主义作家看来甚至是“不可原谅”的,因为他常常使用并非很精确

① 让-伊夫·塔迪埃:《20世纪的法国文学批评》,史忠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页。

② 同上书,第203页。

的素材，没有对景色和人物进行大段的细致描写，常常介入叙述中对人物和事件进行评论。

实际上，司汤达所践行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新型现实主义，一种内倾式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既不会为了标榜真实而洋洋洒洒地大幅描写景物，也不会让环境决定人物的行为，而是“以人为本”，让景物描写服从人的心理和行为需求，让读者从主人公的视点观察外部世界。我们可以称之为“主观现实主义”或者“视点现实主义”。

司汤达可以说是视点和有限视域技术运用的先驱。他放弃了叙述者的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坚持只从人物的意向性视点进行描写。司汤达没有专横地控制着所有的景象，而是躲在一边，让读者总是跟着其中一个或几个主要人物前进。读者与主人公亦步亦趋，跟主人公一样，得到的都是有限的零碎感知体验。

司汤达在娴熟地运用视点和有限视域之外，还实施了另一种技术——作者介入技术，即作者“推开”主人公，自己和读者亲自进行直接对话。司汤达的作者介入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从内部介入，作者借助于人物这些“代言人”，随心所欲地安排情节发展；一种是从外部介入，作者以自己的身份直接就事件发表评论。在第一种情况下，作者将主人公推到前面，自己躲在其后。在第二种情况下，作者以更好地为读者展现主人公为借口，公然介于读者和主人公之间。司汤达更倾向于外部介入，但是也没有放弃内部介入。

司汤达之所以常常介入作品，原因在于其过于自我的个性。司汤达喜欢成为谈话的中心，喜欢言必称我，倾其一生努力认识自我。司汤达对人性进行了充分研究，形成了深刻的人格观。他的人格观被充分地折射在作品之中。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乔治·布兰的小说诗学思想综述	1
第二章 乔治·布兰论司汤达的现实主义	9
第一节 司汤达的理想主义艺术观	10
第二节 司汤达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14
一、司汤达的“镜子说”	14
二、司汤达作品中的“非现实主义”因素	25
三、司汤达的主观现实主义	35
第三章 乔治·布兰论司汤达的视点和视域技术	43
第一节 司汤达的相对主义观	44
一、电影和现象学对现代小说的影响	44
二、相对主义观对司汤达的影响	46
第二节 司汤达作品中的视点和视域技术	52
一、司汤达在非小说类作品中的技术运用	52
二、司汤达在小说作品中的技术运用	55
第四章 乔治·布兰论司汤达在作品中的介入	69

第一节 司汤达从作品内部介入	70
一、司汤达在赋予人物充分自由时的内部介入	70
二、司汤达在抨击性作品片段中的内部介入	76
第二节 司汤达从作品外部介入	77
一、司汤达外部介入的情况分析	77
二、司汤达外部介入方式的渊源	80
三、司汤达实施的三类外部介入方式	85
四、司汤达实施外部介入的后果和意义	108
第五章 乔治·布兰论司汤达的人格观	115
第一节 显现 (paraître)	119
一、从存在到“显现”的转变	119
二、司汤达对过分关注“显现”之人的谴责	121
三、司汤达本人对“显现”的关注	124
第二节 虚荣	133
一、司汤达对虚荣和虚荣者的揭露	133
二、司汤达及其人物在虚荣中“沦陷”	137
第六章 乔治·布兰的传承和创新之处	143
第一节 乔治·布兰在叙述学和陈述学方面的传承和创新	144
一、视点技术	144
二、省略方法	147
三、作者的声音	148
第二节 乔治·布兰在小说诗学方面的传承和创新	150
一、乔治·布兰与圣伯夫	151
二、乔治·布兰与萨特	153
三、乔治·布兰与乔治·布莱	155
参考文献	159

第一章 乔治·布兰的小说诗学思想综述

乔治·布兰在《司汤达和小说问题》与《司汤达和人格问题》这两部著作中，以其理性的思辨和有力的语言深刻地剖析和评论了司汤达及其作品，为司汤达的研究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且在该领域树下了一座至今很少有人能企及的丰碑。在《司汤达和人格问题》发表之后的第10年，即1968年，他在《筛选麦子的女人》中集中阐述了自己的小说诗学观。该文学理论批评专著虽然并不算非常详细，也不算非常系统，但是高度凝缩了乔治·布兰的小说诗学观，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借鉴意义。

乔治·布兰将文学批评家比作“道路管理工程师”^①。“道路管理工

^① Georges Blin, *La Cribleuse de blé: La Critique*, Paris, José Corti, 1968, p. 81.

程师”的职责是很好地掌控自己所巡回的场地，标注出线路、浅滩和桥梁，除去不必要的曲折和偏差，使我们重回正途，到达目的地。

作为“道路管理工程师”的乔治·布兰具有很强的材料搜集力和把控力，利用自己翔实的文本分析和辩证的哲学思考带领我们提纲挈领，掌握文本的主线。他可以很好地辨别司汤达作品中悖论的此消彼长，文本的辩证摇摆，情节的有序发展和突兀变化。正如米歇尔·克鲁泽所言^①，从来没有人能够像乔治·布兰那样既顺从而又机动地巡查司汤达的所有矛盾场所。他无所不知，无所不用，汇聚有关司汤达的点画手法和即兴创作的一切证据，将司汤达作品中的细节捆扎成束，动员起来为二元性而战，或者使人隐约看到矛盾的和谐共处。在乔治·布兰的作品的每一点上，哲学视野清晰可见。强大的接收和综合能力使他可以领会一切：所有的文本、作者和作品、生活和美学、贝尔和司汤达、先辈、同类、继任、起源和门徒、拥护者、反对者，以及大大小小的研究。他始终保持开放的态度，搜集一切可以搜集到的资料，满足自己的相对性和完整性需求。

乔治·布兰被米歇尔·克鲁泽视为是伟大的哲学批评的先锋^②。他酷爱变化和统一，喜欢思考重大问题，提出问题所反映的矛盾性变化，并在变化中找到解决办法。他偏爱研究自大、自我、以自我为中心和“言必称我”的作家，并发现这类人总是喜欢考察自己的存在和思想。他们在他们的身上发现了现象学的影子，并率先用相对主义来解释司汤达让读者只从主人公的有限视域观察世界的“视点现实主义”，也阐明了主人公的强烈意向性。他将梅洛·庞蒂与司汤达关联起来。他认为，梅洛·庞蒂所宣称的“人们只看见自己观看的东西”和“人们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同司

① Michel Crouzet, *Relais: dix études réunies en hommage à Georges Blin*, Paris, José Corti, 2002, p. 9-10.

② 同上书, p. 10.

汤达的感知相对论从本质上是一致的^①。司汤达在人们心灵深处察看社会意向性是怎样形成的。这种社会意向性产生了构成当代社会风貌的各种印象。

乔治·布兰将精神现象学的意向性原理运用到文学批评领域，为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作者、作品与读者之间统一的意向性提供了理论支撑。但是他没有探究胡塞尔的精神现象学是否是先验形而上学，符合这个时代许多学者的共同做法，即取其所需的做法。乔治·布莱将乔治·布兰的批评归入意图批评的框架之内^②。因为后者认为作家总是将自己的意向性（意图）投射到作品中。乔治·布兰认为，文学批评的任务便是恢复作家在作品中的意向性。在意向性的征程上，结果的原因只能被理解为目的因。简言之，原因就是目的。作品就是分级、创构、方向、视野、联合和分离、有箭头指引的道路和意向性打算。作品源自生活，因为生活指向作品。另一方面，作品又指引生活。他主张批评家需要忠诚于作品趋向目的的内在结果，不能将作品置于惰性的分析之中。作品没有钥匙，因为它本身就是某个视域的钥匙。文学评论家从文学研究中可以推导出作者的意向性。对他而言，作者的意向性便是“道路管理工程师”所管理的道路的起点；批评家的任务便是从该起点出发考察曲折反复的道路，指出道路上的一切坑坑洼洼和千转百回之处。由此，乔治·布兰的小说诗学批评在作者和作品之间建立了有效的双向研究体系：从作者的生活出发研究作品，又从作品返回来研究作者本人。笔者以为，这是比较传统的研究方法，当代研究与此有很大的不同，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断言上述方法就是错误的。

乔治·布兰在《筛选麦子的女人》中评论了先于自己在法兰西公学院讲授法国现代文学课程的两位前辈瓦莱里（Valéry）和让·波米耶（Jean

① Georges Blin, *La Cribleuse de blé: La Critique*, Paris, José Corti, 1968, p. 81.

② 乔治·布莱：《批评意识》，郭宏安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

Pommier)^①的思想。他很难将自己简单地归入文学史批评或形式批评,但是他反对纯粹的形式主义批评,并多次为文学史批评进行辩护。在他看来,历史是一种对主体的推动力,使主体不自觉地走向自己的现时存在。他认为既不该舍弃博学之士的历史研究、“地下水源勘探者”的惊人新发现和有关手稿诞生的材料,也不该舍弃综合解释和哲学解释,不能将生动而具体的文本置于抽象的绝对控制下,也不能将文稿的涂改与创作者的手迹割裂开来。他相信一个文本倘若脱离了历史和作者的亲身经历便会失去生命。乔治·布兰在对让·波米耶的颂扬中,引述了后者说过的一句话:“每个作家都有一个重要的中心点,如果我们在此点下探询他,他的回答便会阐明自己的组织思想。”^②

乔治·布兰不赞同激进地反对传统。正如米歇尔·克鲁泽所指出,乔治·布兰认为,没有古代就没有现代,没有传统就没有革命,没有人就没有作品,没有作者就没有叙述者,没有对原因的理解就没有对方法的研究,没有因果性就没有目的性,没有本质就没有形式^③。他不相信存在完全“内在的”文学。在他看来,语言所承载的都是“外在的”真实;语言不会比世界更强大;如果人们相信语言统治一切,会使文学进入抽象自恋者的游戏。他认为,因为作家意图展现并批判的是这个世界,所以作家及其作品的风格实际上是对事物的胜利。写作如果是为了展示写作行为,相当于是“制作”文学而非赋予文学以某种实质性的东西。这是一种完全沉溺于形式,奇怪而冷漠的行为。乔治·布兰还认为自我封闭并对艺术漠不关心的写作产生于对自己和自己命运漠不关心的作家。他所捍卫的是一种前进的文学,将文学本身视为进程,拒绝只玩弄文字游戏的文学作品。

① 让·波米耶(1893—1973),法国文学史专家,1946—1964年在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讲授《文学创作史》课程。

② Georges Blin: *La Cribleuse de blé: La Critique*, Paris, José Corti, 1968, p. 44.

③ Michel Crouzet, *Relais : dix études réunies en hommage à Georges Blin*, Paris, José Corti, 2002, p. 15.

乔治·布兰在《筛选麦子的女人》中也对信奉结构主义的“新批评”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文学作品和画面不一样。画面需要从整体上加以捕捉，然而文学作品只能随着阅读的推进在发展中被理解。所以，文学批评家不能人为地将文学作品简化为同时发生的诸多结果。我们都知道，很多结构主义批评家拒绝研究人，主张取消作者。这对于将“人和作品视为不可拆分的夫妻”的乔治·布兰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他反对从结构主义的概念出发优先进行无主体性和无人格的场域研究。在他看来，人和作品是不可拆分的。产品可以从无名的机械设备中生产出来，但是作品不能。作品属于一种生命冲动，一种希望和一种解决办法，不是产生于人的死亡之后，而是产生于人活着时的真实生活。另一方面，乔治·布兰承认，创作并非作者生平简单重复，能够更新或加速生活。虽然作品和传记是有关联的，但是作品并非存放传记的圣物盒^①。作品作用于生活，或使生活停止，或限制生活，或扩大生活范围，如同一把钥匙一样打开生活。

由此，乔治·布兰主张不能将作者与作品割裂开来。文学不是一个物品。任何考察文学方法的人都必须承认文学有选择方法的自由。文学是一种真实，因为它曾是一种创造。人们借助于叙事技术的中性记录难以洞察真实，而且会导致恶性循环的产生。人们通过技术的实施来解释作品，也因此通过作品来解释技术的实施。他认为作品只有作为意向性的结果和手段才能变成自己手段的内在结果，然而纯粹的技术分析无助于理解作品中的意向性。

乔治·布兰所追求的是独特性思想或独特性批评。他认为作者和写作手法都是独一无二的。所有的作者从第一次写作起就是崭新的、史无前例的。文学批评家的任务，如同“小麦筛选机”一样，旨在分离出作品中

^① Georges Blin, *La Cribleuse de blé: La Critique*, Paris, José Corti, 1968, p. 88.

最主要的思想。文学批评家的批评也是从挑选种子和种子长出胚芽开始的，即从源头追溯作品，从作为作者的人出发研究作品。作为作者的人对于作品，如同起点对于目标，是有很大影响的。他还认为文学事件也都是独一无二的，一本伟大的著作总是一部没有其他范本的独特之作。实际上，这一说法不够严谨。因为他对司汤达及其作品的研究很多时候都是从其他人的作品着手的，例如他看到了司各特和菲尔丁等作家对司汤达的影响。实际上，乔治·布兰所拒绝的可能只是雨果在《威廉·莎士比亚论》（*William Shakespeare*）中称之为学派（*École*）的东西。学派仇恨特立独行的诗人，是秩序的疯狂表达。文学秩序是对创作者的否定，具有绝对的普遍性，是普遍逻辑的标准化。

乔治·布兰认为特殊性与普遍性不是完全对立的。作品的特殊性追求“尽可能地获得普遍的同情”。他反对批评家只服从真实，反对批评家追求“冷漠的科学性”并把自己当作无特征的和超越时间的意识。他认为批评家应该懂得文采，懂得修辞，要有想象力。瓦莱里曾经说过，“要想体验必须首先赞同”^①。笔者以为，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先有体验才可以表达是否赞同的意见。这样看来，瓦莱里的话应该理解为，要想深刻体验，必须先有初步的赞同态度。乔治·布兰相信，批评家如果想理解作品便不能远离作品，如果把作品比作战斗的话，批评家至少要作为见证者参与其中，并对此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批评家是作品的攻克者，那么他自己也是攻克中的俘虏^②。

乔治·布兰的哲学批评十分出色地解决了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即作家个性与体裁普遍性之间的和谐问题。这是作为作者的我、作为个体的作家与体裁的普遍性及其准则的相遇。体裁形式的选择显现了作家与其自身的协定。体裁有规则，但是可以有选择地使用形式。这是一个笼

① Georges Blin, *La Cribleuse de blé: La Critique*, Paris, José Corti, 1968, p. 67.

② 同上书, p. 70-71.

统的问题，答案也因人而异。他在司汤达的作品中发现了一种特有的答案。司汤达由于极度自我，所以撰写了很多自传类小说，例如《日记》（*Journal*）、《司汤达自传》（*La vie de Henry Brulard*）和《自我主义者的回忆》（*Souvenirs d'Égotisme*）。他的一些游记也可以被视为自传，如《旅人札记》（*Les Mémoires d'un Touriste*）和《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Rome, Naples et Florence*）。在司汤达的非自传类小说中，作品被置于作者的亲身经历中，作者的“个性”向人物角色渐进。作者使用“视点现实主义”和作者介入这两种技术来实践小说的形式。在乔治·布兰看来，这种答案是作者的自我与体裁的普遍性之间相遇所要求的，是个性问题在小说问题中的解决办法，能够在个人意愿的哲学要求中焕发生机，但并不一定适合所有叙述。简言之，乔治·布兰认为，司汤达所践行的这种兼顾作家个性和体裁形式的叙述方式也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读完乔治·布兰的小说诗学理论，他的“立像”立即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他是作品的“奴仆”，只为了作品而存在，对所有的阅读方式保持必要的谦卑；他是作者的“影子”，相信“影子”只会长于或等于作家；他是读者的“道路管理工程师”，为读者披荆斩棘，让读者走上正路；他时刻不忘自己是人，不是分析工具，也不是分析工具的奴隶；他不将作品简化为一个预先设定的系统；他坚持从作品出发解读作者，又从作者出发阐释作品，将作者和作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游刃有余地“微笑着”解决了作者个性和体裁普遍性的和谐关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法国文学批评界纷纷扰扰。人们争先恐后地举起“新批评”的大旗，猛烈地炮轰“传统批评”的阵地。“传统批评”曾一度“沦陷”。乔治·布兰能在这样的形势下依然坚守“传统批评”的阵地是难能可贵的。实际上，他并不拒绝对作品形式的研究，只是反对走极端而已。而且他自己本人也从叙述学和陈述学的角度来解读司汤达的作品。事实证明，当“除旧迎新”的狂热退却之后，人们渐渐在20世纪末

渐渐趋于冷静。人们发现，单纯的形式主义或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是行不通的，因为形式离不开内容，作品离不开灵魂。托多罗夫就是很好的例证。他一开始属于结构主义的阵营，以结构分析而著称，但是后来“转向”了，从单纯的形式分析转向内容研究，或者说至少同时兼顾形式分析和内容研究^①。

总之，在这一章里，我们根据自己阅读乔治·布兰批评论著的体会，初步把他的诗学思想归纳为强大的资料把控力，过细的文本分析，辩证的哲学思考和批评，对极端主义的排斥，对作家和作品关系的重视，作者和批评家的积极介入，意向性批评等要点以及在这些方面的要求。不过乔治·布兰的要求是用批评家的话语不系统地表达出来的，我们后边还会加深对它们的理解。

^① 郭宏安：《批评是一种对话——读托多罗夫的〈批评之批评〉》，《读书》1986年第2期，第68页。

第二章 乔治·布兰论司汤达的现实主义

司汤达被视为浪漫主义小说家，也经常被视为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者。从前一形象言之，他的奇妙的虚构和不受任何条条框框限制及其自由的文学想象足为见证。就后一形象言之，他的文学作品准确地再现了当时法国的政治社会形势。乔治·布兰显然更重视司汤达的文学现实主义，然而他同时指出，司汤达的美学从整体上而言与其小说美学是有出入的。这主要表现在艺术方面，如绘画、音乐、雕塑和戏剧。司汤达认为艺术家应该“选择”、“美化”和“升华”自然，以获取理想之美，不应赤裸裸地如实反映令人作呕的现实，不要进行过多的细节描写。而在小说方面，司汤达提出了著名的“镜子说”，主张客观地描摹现实世界，哪怕现实世界是丑陋、悲惨甚至恐怖的。而且，由于司汤达喜欢速记，并且喜欢让读者